

中華傳世奇書

第九卷 中華娛藝十大奇書

第一部 樂 記

第二部 禽 經

第三部 茶 經

第四部 林泉高致

第五部 法書要錄

第六部 棋 經

壹百部

407914

《中華傳世奇書》

第九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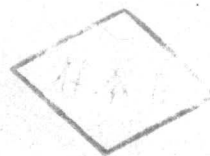
主編 張宏儒 羅素

中華娛藝十大奇書

團結出版社



204079148



中华娱艺十大奇书第一部

乐

记

〔西汉〕

刘德著

《乐 记》导读

《乐记》，我国第一部论述音乐的专著。关于作者，说法不一。一说是战国初期公孙尼子作。一说是西汉武帝时刘德作。今通行本有：东汉郑玄《礼记注》本、唐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本、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本、元陈澧《礼记集说》本、清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本等。

《乐记》原有二十三篇，其中十一篇保存在《礼记》和《史记·乐书》中，另十二篇仅存目录。现存十一篇中，《乐本篇》论乐的本源。《乐论篇》与《乐礼篇》论乐与礼不同的特点和作用及相互间关系。《乐施篇》论乐的措施，以乐象德和移风易俗。《乐言篇》论乐的不同形态和不同作用。《乐象篇》论乐的风气、形象和道德风尚。《乐情篇》论乐表现感情。《乐化篇》论乐的教化与感化。《魏文侯篇》记载子夏论“君子之听音有所合”。《宾牟贾篇》记载宾牟贾与孔子讨论《大武》。《师乙篇》记载师乙与子贡讨论歌唱艺术。

本书运用宏观综合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深入地总结了礼乐的历史经验，把礼乐与天地自然规律、国家社会的兴衰联系起来，对礼、乐的产生、性质、表现、作用，都作了细致的分析。关于礼乐的历史经验，书中有三十四段礼乐合论，都是在礼乐分论基础上的合论，如“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。”“乐者为同，礼者为异。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，乐胜则流，礼胜则离，合情饰貌者，礼乐之事也。”“乐者，天地之和也；礼者，天地之序也。和，故百物皆化，序，故群物皆别。”“乐由天作，礼以地制，过制则乱，过作

则暴，明于天地，然后能兴礼乐也。”认为天地宇宙有着和谐与秩序，而和谐与秩序又是互相关连的，最好的音乐应象天地那样协和，最好的礼要像天地那样调节，由此足见作者之博大精深的见解。

书中还以“乐由中出”为出发点，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理论。如“感物而动”的“行情论”，认为音乐的本源在于人心受到客观事物的感动，人心受到什么样的感动，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、激发出什么样的音乐，并将六情与音乐的六种形态相对应，这是最早的音乐“情”“形”统一论。作者认为音乐能通过不同的动静状态来表现各种感情，而不同动静状态的音乐也会影响人们的感情，所以可以利用音乐来提高人们的内心修养。音乐应该是道德的花朵，是高尚的，以此来怡情移性，进行道德情操的教育，是非常有益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谈论音乐，却始终与似乎不甚相关的礼联系在一起，《乐记》实在有点非凡，有点“奇”。

《中华娱艺十大奇书》

分卷书目

- 第一部《乐 记》……………〔西汉〕刘 德 著
- 第二部《禽 经》……………〔春秋〕师 旷 著
- 第三部《茶 经》……………〔唐〕陆 羽 著
- 第四部《林泉高致》……………〔北宋〕郭 熙 撰 郭 思 续
- 第五部《法书要录》……………〔唐〕张彦远 汇辑
- 第六部《棋 经》……………〔北宋〕张 拟 撰
- 第七部《北山酒经》……………〔北宋〕朱 肱 著
- 第八部《兽 经》……………〔明〕黄省曾 撰 周履靖 补
- 第九部《牌 经》……………〔明〕冯梦龙 撰
- 第十部《闲情偶寄》……………〔清〕李 渔 著

乐 记

凡音之起,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动,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,故形于声。声相应,故生变,变成方,谓之音。比音而乐之,及干戚羽旄,谓之乐。乐者,音之所由生也,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。是故其哀心感者,其声噍以杀;其乐心感者,其声哌以缓;其喜心感者,其声发以散;其怒心感者,其声粗以厉;其敬心感者,其声直以廉;其爱心感者,其声和以柔。六者非性也,感于物而后动。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。故礼以道其志,乐以和其声,政以一其行,刑以防其奸。礼乐刑政,其极一也,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凡音者,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,故形于声,声成文,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声音之道与政通矣。宫为君,商为臣,角为民,征为事,羽为物。五者不乱,则无怙慝之音矣。宫乱则荒,其君骄;商乱则陂,其官坏;角乱则忧,其民怨;征乱则哀,其事勤;羽乱则危,其财匮。五者皆乱,迭相陵,谓之慢。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。郑、卫之音,乱世之音也,比于慢矣。桑间、濮上之音,亡国之音也,其政散,其民流,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凡音者,生于人心者也。乐者,通伦理者也。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,禽兽是也。知音而不知乐者,众庶是也。唯君子为能知乐。是故审声以知音,审音以知乐,审乐以知政,而治道备矣。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,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,知乐则几于礼矣。礼乐皆得,谓之有德。德者,得也。是故乐之隆,非极音也。食飧之礼,非致味也。《清庙》之瑟,朱弦而疏越,壹倡而三叹,有遗音者矣。大飧之礼,尚玄酒而俎腥鱼,大羹不和,有遗味者矣。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,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,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。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,性之欲也。物至知知,然后好恶形焉。好恶无节于内,知诱于外,不能反躬,天理灭矣。夫物之感人无穷,而人之好恶无节,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,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,有淫佚作乱之事。是故强者胁弱,众者暴寡,知者诈愚,勇者苦怯,疾病不养,老幼孤独不得其所。此大乱之道也。是故先王之制礼乐,人为之节。衰麻哭泣,所以节丧纪也。钟鼓干戚,所以和安乐也。昏姻冠笄,所以别男女也。射乡食飧,所以正交接也。礼节民心,乐和民声,政以行之,刑以防之。礼乐刑政,四达而不悖,则王道备矣。

乐者为同,礼者为异。同则相亲,异则相敬。乐胜则流,礼胜则离。合情饰貌者,礼乐之事也。礼义立,则贵贱等矣。乐文同,则上下和矣。好恶者,则贤不肖别矣。刑禁暴,爵举贤,则政均矣。仁以爱之,义以正之。如此则民治行矣。乐由中出,礼自外作。乐由中出,故静;礼自外作,故文。大乐必易,大礼必简。乐至则无怨,礼至则不争。揖让而治天下者,礼乐之谓也。暴民不作,诸侯宾服,兵革不试,五刑不用,百姓无患,天子不怒,如此则乐达矣。合父子之亲,明长幼之序,以敬四海之内,天子如此,则礼行矣。大乐与天地同和,大礼与天地同节。和,故百物不失;节,故祀天祭地。明则有礼乐,幽则有鬼神。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。礼者,殊事合敬者也。乐者,异文合爱者也。礼乐之情同,故明王以相沿也。故事与时并,名与功偕。故钟鼓管磬,羽龠干戚,乐之器也。屈伸俯仰,缀兆舒疾,乐之文也。簠簋俎豆,制度文章,礼之器也。升降上下,周还裼裘,礼之文也。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,识礼乐之文者能述。作者之谓圣,述者之谓明。明圣者,述作之谓也。乐者,天地之和也。礼者,天地之序也。和,故百物皆

化；序，故群物皆别。乐由天作，礼以地制，过制则乱，过作则暴。明于天地，然后能兴礼乐也。论伦无患，乐之情也；欣喜欢爱，乐之官也。中正无邪，礼之质也；庄敬恭顺，礼之制也。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，越于声音，用于宗庙社稷，事乎山川鬼神，则此所与民同也。

王者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，其功大者其乐备，其治辩者其礼具。干戚之舞，非备乐也；孰亨而祀，非达礼也。五帝殊时，不相沿乐；三王异世，不相袭礼。乐极则忧，礼粗则偏矣。及夫敦乐而无忧，礼备而不偏者，其唯大圣乎！天高地下，万物散殊，而礼制行矣。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乐兴焉。春作夏长，仁也。秋敛冬藏，义也。仁近于乐，义近于礼。乐者敦和，率神而从天；礼者别宜，居鬼而从地。故圣人作乐以应天，制礼以配地。礼乐明备，天地官矣。天尊地卑，君臣定矣。卑高已陈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小大殊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则性命不同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如此，则礼者天地之别也。地气上齐，天气下降，阴阳相摩，天地相荡，鼓之以雷霆，奋之以风雨，动之以四时，暖之以日月，而百化兴焉。如此，则乐者天地之和也。化不时则不生，男女无辨则乱升，天地之情也。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，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，穷高极远而测深厚。乐着大始，而礼居成物。着不息者天也，着不动者地也。一动一静者，天地之间也。故圣人曰礼乐云。

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，夔始制乐以赏诸侯。故天子之为乐也，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。德盛而教尊，五谷时孰，然后赏之以乐。故其治民劳者，其舞行缀远；其治民逸者，其舞行缀短。故观其舞，知其德；闻其謦，知其行也。《大章》，章之也。《咸池》，备矣。《韶》，继也。《夏》，大也。殷周之乐尽矣。天地之道，寒暑不时则疾，风雨不节则饥。教者，民之寒暑也，教不时则伤世；事者，民之风雨也，事不节则无功。然则先王之为乐也，以法治也，善则行象德矣。夫豢豕为酒，非以为祸也，而狱讼益繁，则酒之流生祸也。是故先王因为酒礼。壹献之礼，宾主百拜，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，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。故酒食者，所以合欢也。乐者，所以象德也。礼者，所以缀淫也。是故先王有大事，必有礼以哀之；有大福，必有礼以乐之。哀乐之分，皆以礼终。乐也者，圣人之所乐也，而可以善民心。其感人深，其移风易俗，故先王着其教焉。

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，而无哀乐喜怒之常，应感起物而动，然后心术形焉。是故志微、噤杀之音作而民思忧，啍谐、慢易、繁文、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，粗厉、猛起、奋末、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，廉直、劲正、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，宽裕、肉好、顺成、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，流辟、邪散、狄成、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数，制之礼义，合生气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阳而不散，阴而不密，刚气不怒，柔气不慑，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，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。然后立之学等，广其节奏，省其文采，以绳德厚，律小大之称，比终始之序，以象事行，使亲疏、贵贱、长幼、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，故曰“乐观其深矣”。土敝则草木不长，水烦则鱼鳖不大，气衰则生物不遂，世乱则礼慝而乐淫。是故其声哀而不庄，乐而不安；慢易以犯节，流湎以忘本；广则容奸，狭则思欲；感条畅之气，而灭平和之德。是以君子贱之也。

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，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。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，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。倡和有应，回邪曲直各归其分，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比类以成其行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，淫乐慝礼不接心术，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，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。然后发以声音，而文以琴瑟，动以干戚，饰以羽旄，从以箫管，奋至德之光，动四气之和，以着万物之理。是故清明象天，广大象地，终始象四时，周还象风雨，五色成文而不乱，八风从律而不奸。百度得数而有常，小大相成，终始相生，倡和清浊，迭相为经。故

乐行而伦清,耳目聪明,血气和平,移风易俗,天下皆宁。故曰:“乐者,乐也。”君子乐得其道,小人乐得其欲。以道制欲,则乐而不乱;以欲忘道,则惑而不乐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,广乐以成其教。乐行而民乡方,可以观德矣。德者,性之端也。乐者,德之华也。金石丝竹,乐之器也。诗,言其志也。歌,咏其声也。舞,动其容也。三者本于心,然后乐气从之。是故情深而文明,气盛而化神,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,唯乐不可以为伪。乐者,心之动也。声者,乐之象也。文采节奏,声之饰也。君子动其本,乐其象,然后治其饰。是故先鼓以警戒,三步以见方,再始以着往,复乱以飭归,奋疾而不拔,极幽而不隐,独乐其志,不厌其道,备举其道,不私其欲。是故情见而义立,乐终而德尊,君子以好善,小人以听过。故曰:“生民之道,乐为大焉。”乐也者,施也。礼也者,报也。乐,乐其所自生,而礼反其所自始。乐章德,礼报情、反始也。所谓大辂者,天子之车也。龙旂九旒,天子之旌也。青黑缘者,天子之宝龟也。从之以牛羊之群,则所以赠诸侯也。

乐也者,情之不可变者也。礼也者,理之不可易者也。乐统同,礼辨异。礼乐之说,管乎人情矣。穷本知变,乐之情也。着诚去伪,礼之经也。礼乐侔天地之情,达神明之德,降兴上下之神,而凝是精粗之体,领父子君臣之节。是故大人举礼乐,则天地将为昭焉。天地欣合,阴阳相得,煦妪覆育万物,然后草木茂,区萌达,羽翼奋,角觝生,蛰虫昭苏,羽者妪伏,毛者孕鬻,胎生者不殍,而卵生者不殒,则乐之道归焉耳。乐者,非谓黄钟、大吕、弦歌、干扬也,乐之末节也,故童者舞之。铺筵席,陈尊俎,列笾豆,以升降为礼者,礼之末节也,故有司掌之。乐师辨乎声诗,故北面而弦;宗祝辨乎宗庙之礼,故后尸;商祝辨乎丧礼,故后主人。是故德成而上,艺成而下,行成而先,事成而后。是故先王有上有下,有先有后,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。

魏文侯问于子夏曰:“吾端冕而听古乐,则唯恐卧;听郑、卫之音,则不知倦。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?新乐之如此何也?”子夏对曰:“今夫古乐,进旅退旅,和正以广,弦匏笙簧,会守拊鼓,始奏以文,复乱以武,治乱以相,讯疾以雅。君子于是语,于是道古,修身及家,平均天下,此古乐之发也。今夫新乐,进俯退俯,奸声以滥,溺而不止,及优侏儒,纣杂子女,不知父子。乐终,不可以语,不可以道古,此新乐之发也。今君之所问者乐也,所好者音也。夫乐者,与音相近而不同。”文侯曰:“敢问何如?”子夏对曰:“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,民有德而五谷昌,疾疢不作而无妖祥,此之谓大当。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,纪纲既正,天下大定,天下大定,然后正六律,和五声,弦歌《诗颂》。此之谓德音,德音之谓乐。《诗》云:‘莫其德音,其德克明。克明克类,克长克君。王此大邦,克顺克俾。俾于文王,其德靡悔。既受帝祉,施于孙子。’此之谓也。今君之所好者,其溺音乎?”文侯曰:“敢问溺音何从出也?”子夏对曰:“郑音好滥淫志,宋音燕女溺志,卫音趋数烦志,齐音敖辟乔志。此四者,皆淫于色而害于德,是以祭祀弗用也。《诗》云:‘肃雍和鸣,先祖是听。’夫肃肃,敬也。雍雍,和也。夫敬以和,何事不行?为人君者,谨其所好恶而已矣。君好之,则臣为之;上行之,则民从之。《诗》云:‘诱民孔易。’此之谓也。然后圣人作为鼗、鼓、柷、敔、埙、篪,此六者,德音之音也。然后钟、磬、竽、瑟以和之,干、戚、旄、狄以舞之。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,所以献酬、醕、酢也,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,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。钟声铿,铿以立号,号以立横,横以立武。君子听钟声,则思武臣。石声磬,磬以立辨,辨以致死。君子听磬声,则思死封疆之臣。丝声哀,哀以立廉,廉以立志。君子听琴瑟之声,则思志义之臣。竹声滥,滥以立会,会以聚众。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,则思畜聚之臣。鼓鼙之声讙,讙以立动,动以进众。君子听鼓鼙之声,则思将帅之臣。君子之听音,非听其铿锵而

已也，彼亦有所合之也。”

宾牟贾侍坐于孔子，孔子与之言，及乐，曰：“夫《武》之备戒之已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病不得其众也。”“咏叹之，淫液之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恐不逮事也。”“发扬蹈厉之已蚤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及时事也。”“《武》坐，致右宪左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非武坐也。”“声淫及商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非《武》音也。”子曰：“若非《武》音，则何音也？”对曰：“有司失其传也。若非有司失其传，则武王之志荒矣。”子曰：“唯丘之闻诸苌弘，亦若吾子之言是也。”宾牟贾起，免席而请曰：“夫《武》之备戒之已久，则既闻命矣。敢问迟之迟而又久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居，吾语女。夫乐者，象成者也。摠干而山立，武王之事也。发扬蹈厉，大公之志也。《武》乱皆坐，周、召之治也。且夫《武》，始而北出，再成而灭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南国是疆，五成而分，周公左，召公右，六成复缀，以崇天子。夹振之而驰伐，盛威于中国也。分夹而进，事蚤济也。久立于缀，以待诸侯之至也。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？武王克殷反商，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，封帝尧之后于祝，封帝舜之后于陈；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，投殷之后于宋，封王子比干之墓，释箕子之囚，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。庶民弛政，庶士倍禄。济河而西，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，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，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，倒载干戈，包之以虎皮，将帅之士使为诸侯，名之曰建纛。然后天下知武王不复用兵也。散军而郊射，左射《狸首》，右射《騶虞》，而贯革之射息也。裨冕搢笏，而虎贲之士说剑也。祀乎明堂，而民知孝。朝觐，然后诸侯知所以臣。耕藉，然后诸侯知所以敬。五者，天下之大教也。食三老五更于大学，天子袒而割牲，执酱而馈，执爵而酹，冕而摠干，所以教诸侯之弟也。若此，则周道四达，礼乐交通，则夫《武》之迟久不亦宜乎！”

君子曰：礼乐不可斯须去身。致乐以治心，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。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，乐则安，安则久，久则天，天则神。天则不言而信，神则不怒而威，致乐以治心者也。致礼以治躬则庄敬，庄敬则严威。心中斯须不和不乐，而鄙诈之心入之矣。外貌斯须不庄不敬，而易慢之心入之矣。故乐也者，动于内者也。礼也者，动于外者也。乐极和，礼极顺，内和而外顺，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，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。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，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。故曰：致礼乐之道，举而错之，天下无难矣。乐也者，动于内者也。礼也者，动于外者也。故礼主其减，乐主其盈。礼减而进，以进为文；乐盈而反，以反为文。礼减而不进则销，乐盈而不反则放，故礼有报而乐有反。礼得其报则乐，乐得其反则安。礼之报，乐之反，其义一也。夫乐者，乐也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乐必发于声音，形于动静，人之道也。声音动静，性术之变尽于此矣。故人不耐无乐，乐不耐无形。形而不为道，不耐无乱。先王耻其乱，故制《雅颂》之声以道之，使其声足乐而不流，使其文足论而不息，使其曲直、繁瘠、廉肉、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，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。是先王立乐之方也。是故乐在宗庙之中，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；在族长乡里之中，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；在闺门之内，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。故乐者，审一以定和，比物以饰节，节奏合以成文，所以合和父子君臣、附亲万民也。是先王立乐之方也。故听其《雅颂》之声，志意得广焉。执其干戚，习其俯仰诘伸，容貌得庄焉。行其缀兆，要其节奏，行列得正焉，进退得齐焉。故乐者，天地之命，中和之纪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夫乐者，先王之所以饰喜也。军旅铁钺者，先王之所以饰怒也。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。喜则天下和之，怒则暴乱者畏之。先王之道，礼乐可谓盛矣。

子赣见师乙而问焉，曰：“赐闻声歌各有宜也。如赐者，宜何歌也？”师乙曰：“乙，贱工也，何足以问所宜。请诵其所闻，而吾子自执焉。爱者宜歌《商》。温良而能断者，宜歌《齐》。夫歌

者，直己而陈德也，动己而天地应焉，四时和焉，星辰理焉，万物育焉。故《商》者，五帝之遗声也。宽而静，柔而正者，宜歌《颂》。广大而静，疏达而信者，宜歌《大雅》。恭俭而好礼者，宜歌《小雅》。正直而静，廉而谦者，宜歌《风》。肆直而慈爱，商之遗声也，商人识之，故谓之《商》。《齐》者，三代之遗声也，齐人识之，故谓之《齐》。明乎商之音者，临事而屡断；明乎齐之音者，见利而让。临事而屡断，勇也。见利而让，义也。有勇有义，非歌孰能保此？故歌者，上如抗，下如队，曲如折，止如槁木，倨吕矩，句中钩，累累乎端如贯珠。故歌之为言也，长言之也。说之，故言之；言之不足，故长言之；长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”《子贡问乐》。

中华娱艺十大奇书第二部

离

经

〔春秋〕

师旷著

《禽经》导读

《禽经》是我国最早一部有关鸟类的文献,旧题春秋时师旷著,晋张华注。但《七略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艺文志》、宋《崇文总目》都没有记载此书。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始列其目,称晋张华注。《文献通考》中沿袭旧的说法。但显而易见,此书乃宋人的托名之作。今本也已经非原来完本,北宋陆佃《埤雅》、南宋罗愿《尔雅翼》中援引了条目,但均未见载于今本。今传的主要版本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、左圭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夷门广牍》本、清王谟《汉魏丛书》本。

《禽经》全文三千余字,是作者在参阅前人有关鸟类著述的基础上,总结了宋代以前的鸟类知识,包括命名、形态、种类、生活习性、生态等内容。尽管其体例结构简单,内容也稍嫌粗糙,但作为我国早期的鸟类志,仍有其较大的意义。

《禽经》坚持以传统的“物化说”来看待鸟类的变化发展。对鸟的命名继承了传统的命名法。其中以形、色特征来命名的如:“背有彩羽曰翡翠”,“股有彩纹曰锦鸡”,“尾有彩毛曰山鸡”;以行为动作命名的如“鸢鸟之善博者曰鸢”,“夺曰鸢”,“鸢曰鸢”。书中记有 60 余种鸟类,其中有许多都是以往著作中所未提及到的新增种类,如鸥、信天翁、白鹇、鸬鹚、白鹭等。书中还细致地观察了一些鸟类的栖息地,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。如戴胜“树穴,不巢生”,鸢“冬适南方,集于河干之上……中春寒尽,故北向,燕代尚寒,犹集于山陆岸谷之间”。“山

鸟岩栖”，“原鸟地处”。对不同鸟类在对季节气象的反映也作了记载，如鸛鸛“飞则陨霜”，鸢类“飞翔则天大风”，泽雉“啼而麦齐”，鸥“随潮而翔，迎浪避日”。在书中还可看到，鸟因食性不同，也会导致其形态结构的差异。如“物食长啄”，“谷食短啄”，“搏则利嘴”，“鸣则引亢”。可见鸟类具有适应性。不仅如此，在书中还可看到鸟类的群居性，脊鸛、雁、鹭（野鸭）群栖，雁、鹭群飞且“飞有行列”，“小不逾大，飞有次序”，鹭“止大泽中群处”，经过驯养后成为家鸭，虽为同类，但相遇却互相追逐，鸡与山鹊也是相遇相搏。

《禽经》作为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较早的一部文献，虽然不免略嫌简略，仍然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动物学奇书，对人们研究和玩赏鸟类都有参考作用，它所提供的早期鸟类信息，更是无可替代。

禽 经

子野曰：鸟之属，三百六十，凤为之长，故始于此。

凤者，羽族之长。

凤雄，凰雌。

凤，鸿前，麟后，蛇首，鱼尾，龙文，龟身，燕颌，鸡喙，骈翼。首载德，顶揭义，背负仁，心抱忠，翼挟信，足履正。小音钟，大音鼓。不喙生草，五采备举。飞则群鸟从，出则王政平，国有道。

亦曰瑞鸞

景纯注《尔雅》云：“瑞应鸟也。鸡头，蛇颈，燕颌，龟背，鱼尾，五彩色，高六尺许。出为王者之嘉瑞。”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王者德及鸟兽，则凤鸟翔。

亦曰鸞鸞，

凤之小者曰鸞鸞，五彩之文三岁始备也。

羽族之君长也。鸞，瑞鸟。

鸞者，凤鸟之亚。始生类凤，久则五彩变易。故字从变省。《礼斗仪》曰：天下太平安宁，则见其音，如铃杵然也。周之文物大备，法车之上，缀以大铃，如鸞之声也。后改为銮。

一曰鸡趣。

顾野王《符瑞图》曰：鸡趣，王者有德则见。

首翼赤曰丹凤，青曰羽翔，白曰化翼，玄曰阴翥，黄曰土符。

别五采而为名也。

凤翥鸞举，百羽从之。

鸞凤翔止，百鸟皆从也。以类化。

凤靡鸞叱，百鸟瘞之。

凤死曰靡，鸞死曰叱。禽鸟啄土，以瘞藏之。

慈乌反哺。

慈乌曰孝。鸟长，则反哺其母。大觜乌否？

白脰乌不祥，

乌之白脰者，西南人谓之鬼雀，鸣则凶咎。

巨喙乌善警，

乌之巨觜者，善避矰弋弹射，曰善警。

哀乌吟夜。

乌之失雄雌，则夜啼。

鸞鸟之善搏者，曰鸞。

鸞大，人见而惊悚也。

窃玄曰雕。

色浅黑而大者，其羽虫，鸟毛也。

鵠曰鵠。

鵠色苍黄，谓之鵠。广雅曰：鵠，鹰二岁色也。鹰生二岁，如系也。

骨曰鸛，臆曰鸛。